

#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輯

第三十三期

劉英士主幹

## 美國到了必須行動的時分



整個越南的軍略根據地與飛機場等，業由維琪政府允許日本「暫時佔領」。七月二十三日，維琪政府發言人對美籍記者說，關於此事，「日本未向維琪提出最後建議，德國亦未向法方提出壓力。日本要求佔領各根據地，為保護越南之暫時軍事措置，以免蘇高樂派及中英兩國向越進攻。日方暫時佔領越南軍事根據地，係以此項佔領行動不威脅越南之領土完整及法國之主權為條件，故法國並無不便之感。日本未提出領土要求，其目的僅在保護越南而已。目前中國軍隊正集中於雲南，英陸空軍集中於緬甸及馬來亞，因之法日雙方恐懼中英兩國有佔領越南之企圖。」法國不願單獨保護越南，彼利亞事件即為明證。日方此舉原為一九四〇年法日協定所許可，該協定承認日本在東亞有優越之地位，並負有維持亞洲和平之責任」云云。

維琪政府本是一個特例的囚徒，它向本身早已不能作主；希特勒要它怎樣，它就怎樣。不要說在遠隔重洋的越南，就是在那其當元首的臥室裏面，希特勒如是願意常川駐一特務工作人員，而以防察艾登所稱「根本不存在之威脅」為辭，且當亦將欣然接受納粹黨所派的保羅。一個政府正如一個個人，既墮落到甘居下流的地步，決不會再顧到什麼叫做恥辱，它將自認彎腰背負其分內之事！所以我們對於維琪政府的卑鄙行徑，不妨視為當然之事。

可怪的是英美兩國，至少擁有三倍於日本海軍的聯合力量，而終不肯先發制人，坐令敵人步步進逼，「危及西太平洋其他諸國之權益與領土」。『為德弗雅，為蛇將奈何！』

我們在南洋方面，並無尺寸領土。日本的目的，如果只在結束「中國事件」，它早可以利用去年九月所已獲得的滇越鐵路附近一帶之陸空軍根據地來北侵廣西與雲南，用不到繼續向南擴張離我愈遠之地盤。若說日本現時的企圖，意在切斷中國西南之交通路線，這不僅是味於軍略的揣測之詞，抑且違反地理常識。倭軍固難登，似尚不至兩擊北撤，連方向都不認辨。日本的新冒險行動之目的，顯然是逐漸磨滅白種人在印度洋以東之殘餘勢力！自從一九三二年改變迄今，泰國政府向探親日政策，近因英軍增防馬來半島，始稍敷衍新加坡軍事當局。而今日本的勢力既已侵入暹羅，泰國的傾向如何，不卜可知。所以日本下一步的行動，即將直接對付新加坡。

由於德軍攻蘇的日有進展，英國的防禦力量不得不著重在中東與本國，倘屬情有可原。而在羅斯福領導之下，美國海空軍備不積極西進，負起它在太平洋上的經濟責任，這總令人感覺痛心。美國之代西班牙為非列賓的統治者，業已滿了四十三年，無論就經濟或利害而言，它不應於此時放棄它的屬地，讓給改認一個強盜為乾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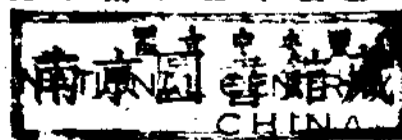
(英)

星期評論社出版

中國文化服務社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五日

重慶小龍坎家院



LIBRARY

### 封存資金還不夠

紐約二十五日路透電：「羅斯福總統已下令封存日本在美資金，其有效期間係自二十六日市場開業時始」。同日倫敦合衆電：「外交部宣佈自二十六日始，所有英帝國各地之日本全部資金，予以封存」。關於英帝國各地的對日經濟制裁，除由帝國政府通令遵照外，我們現已聽到加拿大、澳洲、南非聯邦和印度政府的切實執行消息。紐西蘭與澳洲採取一致行動，此次決不會在例外。如果美國利用它在西半球的領導地位，對於參加美會議諸國，普遍施以外交壓力，藉以春秋大義，使之採取同樣措施，那末，日本的對外貿易，可於短時期內完全消滅。

日本是個缺乏資源的國家，這次英美給予它的打擊，不可不說非常有力。然而由於民主國家的行動遲遲，日本在過去數年之內，說不定已有了相當積蓄，所以島國的封金與禁運，在短時期內不會就其致命。萬一它轉彎而走險，先發制人，突然占領荷印，英美就更不易收拾它了。所以我們希望英美蘇三國認清現實，確信對日戰爭遲早不能避免，趕快集中重轟炸機，從海參崴與阿留申羣島，飛炸日本所有一切城市，使之夷為平地，不特不向和平天使屈伏。

### 比收稅容易得多

此次美國與加拿大所發封存日本資金命令，連帶及於中國官民在美加之資金。其所以把中國資金一併封存，係因我國政府之請，而其理

由則為：「一因中國在作戰期間，此批資金有一部份或有轉入日方控制之虞，將其封存乃所以避免費用也。二因日本製造之偽組織方面，有假借他人名義，將資金存於美國者。再者，中日資金俱經封存後，日本之在境資金究有若干，當更易探得云」。

我們認爲這國民政府利用這樣一個好機會來幹出這樣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並且希望國民政府能夠利用這樣一個好機會來幹出一件更快人的更好之事！自從七七事變以來，我們的同胞裏面，有許多早已準備亡國，把法幣換成金鎊與美元，存在倫敦與紐約。歐戰過後，存英資金多半移存加拿大與美國，所以現在北美各銀行中，有的是「亡國先知者」之存款。最近三四年來，大家高呼「有錢出錢」，然而真正有錢的人，大都已將「游資」送往外國，不但不對政府捐助鉅款，反使法幣對外貶值，直接影響匯率，間接提高物價，其罪之大，無異漢奸。

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千萬勿失此種良機，速與美加二國進行交涉，會派學望卓著之委員及專家若干，澈底清查中國私人之被封存款，除華僑及正當商人的存款准予依法提用外，所有漢奸存款一律沒收，全部捐給萬國紅十字會，中國政府聲明放棄支配權利；至於既非華僑與正當商人，而又未便視爲漢奸者之存款，則概視爲「逃資」或應使返國之游資，一律改爲中國政府存款，併入外匯準備基金，另由中國政府按照現時匯率，飭由國家銀行給予逃資人以法幣。如吳英加兩國銀行，爲了維持它們對於存戶的信用起見，不

尤中國政府沒收漢奸存款，則亦可以依照逃資辦理。抗戰以來，英美兩國政府屢以鉅款貸我，其人民亦多解囊相助，當不反對中國政府以如此合理辦法收回逃資。我們相信國民政府若能辦成此項交涉，一定可得全體國民之熱烈擁護。

### 不做中國人的宣言

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新華日報上面，我們又見到了一個異常重要的文件，證明「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二字，只是一個地理名詞！此文件爲「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共分七段，前六段皆爲諷刺說話，並未被略一字，只有末段提到中國，却是閉了三處天窗。這三處天窗又證明了中共中央的負責通知並不符合中國國策。

我們所最目不忍睹的是二二兩段都有「蘇美美華」四字。蘇是共產黨的祖國，自然應當放在前面。華是共產黨所欲解放的弱小民族，至少應該名列第二，爲什麼位次反在共產黨所欲打倒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下面？

第四段有兩句十分坦白的話：「各國共產黨對於組織民族統一戰線或國際統一戰線，其唯一標準，就是凡屬幫助毀滅法西斯軍事政治機構和有利於蘇聯打勝仗的人們和行動，都是好的，正確的，應該聯合的。凡屬妨礙達到這個目的的人們和行動，則都是壞的，不正確的，應該反對的」。這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只顧應爲它的祖國蘇聯打仗，並不顧爲它的寄居國中國打仗。這「唯一標準」四字，用得有多麼有力！黑墨落在白紙上，中共宣傳八其似乎無法再避巧辯！

# 在 法 律 上 平 等

袁昌英

在現在「自由中國」的國境內，男女平等，從法律的立場上說起來是決無疑義的，因為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及成立之後，對於男女平等這一個原則，迭經明文公布。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內政策第十二條：「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這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前的明文。二十年六月一日所公佈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條：「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的明文。且自國民政府奠定國基以來，所有社會上的一切活動，除兵役外，女子和男子都是一般的分擔責任與義務，一樣的享受權利與名位，並不會見任何人提出異議，亦不會見任何立法手續，對於男女平等的原則與事實，加以限制。

可是最近一二年來，我們發見不少機關，在事實上，對於女子特別加以不平等的待遇，例如近來各機關的卡車，均不准許搭乘女客，而對男子却似不加限制。據傳說：如果某卡車有搭乘女客的嫌疑，一經查獲，除該女客應於即時地被迫下車並處罰金五百元外，卡車本身亦須因此充公；至於男子則無論買票或搭光，均無限制。這種「規則」的明文，我還沒有親眼見過，抑且不敢信以為真。但在不久以前，我因為有一點要事，非經成渝成渝兩條公路不可，而在目前交通工具不算富裕的時候，公路汽車票不特不易買到，就是等候了一二星期，買到了手，一天路程也常須走三天，於是為了避免困苦與節省時間起見，我會謀過搭乘各機關往還空車的方便。結果只發現了我所熟悉的機關，其不體面而傳聞，雖是極肯幫忙的朋友，似亦一籌莫展。

據說這種「規則」的來源，第一是因司機們喜歡攜帶「女友」，坐在身邊，一面開車，一面談笑，曾在懸崖絕壁的危险中發生過嚴重的誤事；第二是為防止女間諜的活動。這些理由，當然都各有其特別的立

足點；為了避免洩露與無謂犧牲起見，取締辦法確是不能不有的。然而我總覺得，為了防止第一種的流弊，祇須不准女客坐在車頭上，也就儘量明瞭地充足足夠的了，殊不必因為幾個司機與無聊女子的體面，而就剝奪全體女子的乘車權利。至於女間諜問題，似也有些說不過去。事實告訴我們：傷害最大的漢奸與間諜，還是黃秋岳之流，而如川島芳子那樣的角兒，我國女子裏面尚不多見！自七七事變開始迄今，在前線方各處所捕獲的間諜與漢奸中間，到底有幾個是女子？其數是否多於男子？而且女子之做間諜，多半是從色字下手，她們的目的，多半是在竊探軍事政治上的重要秘密，因此，她們的數目多半是在比較重要一點的人物身上。重要人物大都自備汽車，而自備的小汽車却不禁止女子搭乘，所以僅剝奪了女子乘坐卡車的權利，還是不能解決女間諜問題。若說公家的卡車或任何其他交通工具，根本就不應該准許私人利用，那自然是合理之至，可這取締的對象應是「假公濟私」這回事，而非女子。像現在那樣的「規則」，不問有無明文，總不符合我們的立國精神以及政府所迭次公佈的法令。

近年來還有一種予我女子以不平等待遇的特殊現象，就是有許多機關，尤其是銀行界，不肯選用女職員。它們在招考行員或其他職員的章程與廣告上，往往特別標明專收男子，不要女子去報名。因此，各大學裏面因畢業而成羈甚至於比男生還要優良的女生，眼見着男同學一個個地投身銀行界成其他業務，不特從此可以向着他們認定的途徑，發展其一生事業，而且目前就獲得着相當優裕的薪水，而自己却感待得無路；這裏去謀事，碰上一鼻子灰；那裏去投報，喝上一大口悶門羹，弄得悽悽惶惶，茫然無所適從。還來試大一部分女生，感覺着這種男女職業不平等的痛苦，在壁報上發表了些議論或不平之鳴，由此引起了一部分男生的注意，於是壁報聲明，爭辯無已；最後女生方面發起第一

座談會，以為雙方面談比較容易解釋一切觀點，可以徹底交換各方面的意見；不料因為時間及其他關係，座談會也沒有產生其所預期的收穫。

銀行和其他相似的機關，為什麼定要採取這種差別待遇的手段呢？據說最重要的理由有三。第一，銀行事業是一種繼續不斷的事業，而多數女職員，總不免要結婚，結了婚就不免要生育，生育時就不免要請假，一請就是兩三個月，非找生手接替不可。第二，銀行每訓練一個行員，非但煞費苦心，且經相當年月，而女職員常常會因生育或婚姻問題，完全放棄事業，回到家裏裏去，浪費了銀行對於她們的訓練功夫。第三，在目前艱難抗戰的時候，銀行職員常有被派遣到邊遠區域去服務的的必要，而女子因為受不起風霜，往往不能勝任此種職務。

基於上述理由，銀行和其他類似的機關便復理直氣壯地對一般女子採取關門主義。這些理由，不能不說相當堅實。但若為此而即採取消極手段，則從我們看來，似無異於因噎廢食。這三種困難之解決，總不如「為長者折枝」之易，即也不如「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難，大家苟有誠意，辦法還是有的。譬如第一種困難，實際上就不過是一個極其普通的請假問題。社會上各種事業，大多數是與銀行同樣的不可間斷，即以大家認為最適宜於女子服務的教育事業來說，一個學校，除了例假以外，也不是可以今日上課明天休息的。又如商店及政府機關，那一個是可以隨時停頓的？銀行既是社會機構之一，就得準備應付任何社會機構所必遭遇的困難。為什麼其他機關都有方法來解決這個女職員的請假問題，而獨銀行就不能呢？難道所有的男性行員，從來不曾開過那在時間上約相當於產前後假的先例？若說每個男子只要一進銀行之門，就得皇天特別保佑，不但他的本人與家屬永遠不生大病，甚至於連他的年老的父母與祖父母等也可逃避國王老子的法令，那就未免近乎神話。在廿世紀的今日，此種神話似是不會有的。如果男行員請假尚有辦法，那末，女行員的請假，當然也可不成問題。

至於第二種困難，則是一個中途改行問題，也不限於女子——男行員從總經理起，中途改行者多矣！就女子而言，在女權運動的初期，「花瓶」確佔優勢，而有實學，意志與事業心者，反不多見。在此過

渡期間，銀行家經過了相當經驗，對於雇用女行員一節，諱不免談虎色變，然而一時的變態現象，豈可視同常例？只要他們能夠破除情面，改以考試方法選拔人材，問題就可解決過半。因為一個經過了將近二十來年的苦學，並且受完了各級正式教育之女子，一旦得了她所理想的專業或出路，斷不會像「花瓶」那樣，一陣東風吹得來，一陣西風吹得去，輕易放棄她所寶貴的國地。

第三種理由更為虛弱，也許不過是種藉口。試問目前在後方安穩地帶服務的行員何止數千，在這許多行員之中，即便開放女禁，女行員能佔幾名？留下幾千個男行員不派，而硬要在少數女行員身上打算，豈非故意開玩笑嗎？且因女子不能派往遠地服務，而即根本取消其在就近工作的資格，理由也不充足。就是說凡担任行員的人都有這種赴湯蹈火的義務，則我以為西洋女子既可以往北極去探險，非洲去打虎，潛水艇裏去做無線電員，軍用飛機裏去當駕駛員，前線機械化部隊中去開大炮，那末，我們新中國的女子，也不一定缺乏那種走到邊遠區域去當銀行行員或其他職務的勇氣與毅力吧。

由於以上剖析，可見目前社會在事實上所予女子的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其所據理由，很明顯地，至少有一部分僅是「欲加之罪」。在國家法令的重重保障之下，新興的女權運動為什麼常常受打擊？在冠冕堂皇的託詞之下，一定還隱藏著別更爲基本的因素在裏面。我們現在撇開感情作用，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揣度這些潛在的因素，可以得到遠近兩種。

近因是什麼？原來中國女子之能獲得法律上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不是由於女子本身的奮鬥與努力，而只是那一陣一陣的歐風美雨忽然吹來的禮物。「執紼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中國女子壓根兒就沒有徹底瞭解這「給與她做人資格」的「女權」是怎麼可貴，因此而就糊裏糊塗的肆意揮霍起來。試看十餘年來凡在社會上大出風頭的女子，有幾個是真正具有足夠的學識才識與意志來執行那從天上掉下的平等地位所給予她的神聖使命，而能負起這個使命的內在責任？平心靜氣來，位置卑微點，恐怕多半是打扮得花枝招展般的出入於辦公室，餐一餐到，略

坐一下，便到同事桌前說說笑笑，把年輕的弄得眼花撩亂，神魂顛倒；把年長的氣得滿腹牢騷，鬍子直顫。談笑之餘，看小說也是件常事，心動心更不足奇。至於公事，有的可請同事代辦，有的可以在抽屜裏，反正緊要公文是輪流不到她們辦的，拖延並無多少關係。若是說到公餘的話，那更是熱鬧一團了：選個同事口約，那個朋友電邀，咖啡館，西餐館，電影院，跳舞場，游泳池，簡直是忙得氣喘不過來，那裏還有時間講到自修，看書，或是想到什麼勞什子的責任與義務！這種情形在戰時也許略微不同，可是尋常的地方總還是有的吧！

位卑的小女職員多半是如此，那在上面一層的女政客或名流之類又如何？情形不同得多！有的是以漂亮換來的威權和恃交際手腕拈來的勢力與金錢，今天汽車馳騁於街頭，明天飛機飛渡在空際；在戰前是今日上海，明日南京；在戰時是今朝漢口，也許還要遠至羅馬尼亞。生的小孩可以寄在人家殖民地，聘用西洋保姆來教養，那還愁什麼長假或短假？在她這一流的人物，根本就無所謂請假，因為她的位置至少是個什麼「長」。既做了「長」，行動還不可以自由些嗎？真說因公在外，就是平時辦公，也不過是坐着汽車到機關裏去逗留幾分鐘，問問這個部下替她代做的文章教習了沒有，那個部下替她辦的稿或著作完卷了沒有，下次開會時將需要的資料是否已經搜集齊全，擱在一堆，編成提要！這裏也許有人要問：這一捆捆的資料，縱使編成提要，倘若自己不去檢點一番，開會時如何提出報告？不知開會祇是儀式，資料是給別人參觀，像這種漂亮人物，本可以開幾年的會而不一張金口的呀！若是所開的這種小組會議，而又自當主席的話，那末到了不得已時，也可提起筆來，順發躊躇，揮就一篇多至幾十個字的皇皇大文章來。當然，在這大文章裏，至少有些字是寫得比玉龍雪山上的雪還要來得穩健令眩目！至於文理，則更不妨「自我作故」！若論「書法」，那就可稱「雲龍花露金步搖」了，多麼妖嬈！真的，她們是專家，信過學的，不屑得去練習那種雕蟲小技；倘寫幾篇文章，也不過是一時的天才流瀉而已！況且人家多忙，每晚就寢以前，須得施用七八種「好來場」的化妝品在臉上，一層層地搽上去，要搽一兩點鐘

之久；又要用些舶來的奇香冷露花精，按捺浴後的冰肌玉膚；最後更用各種名貴香油，擦在手指甲及腳指甲上，使那玉筍蓮枝明艷上麗丹時顯得格外紅潤香豔！這些不是很費時間的工作嗎？還有比這更重要的責任咧。除了那一頭的電燙蓬髮以及日必更換數次的麗裝麗履須常費錢兩外，又除了那時常不可避免的開會與見客外，還有那最令人絞腦的宴會，今晚某貴客，明夜某公招待外賓，都非親自出馬去補充女主不可，因為他們的夫人小姐也許拿不出手，非得有人代應一下不可呀！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這麼多的職務纏繞於一身，你還要盼望她自己研究，自己寫作，真是太不近人情了。然而人家既是專家，名流或政客，那能不常常發表幾篇能替女界增光的文章？一個必編的出路是命部下代勞。男性的同等要人，不也多幹這套？

再有那在家裏的時候太太，雖然不如「花瓶兒」那麼自由，可用自己賺來的錢，去買新奇的化妝品等，也不如「名流兒」那麼威風，到處受人崇拜，然而她們有的是丈夫的地位，勢力與金錢，可以盡量享用。在光天化日之下，她可整天裝飾得像準備赴宴的樣子，指揮着丈夫的辦公汽車，往來馳騁於大街小巷。倘若問她忙些什麼，恐怕祇有上帝能解答！也許是我朋友談天，也許是作方城之戰，也許是勾搭加跳舞茶會，也許是到溫泉去閒遊，誰知道！至於小孩呢，那還有你愁的？家裏有的是奶媽，女僕，祇要口裏發一個命令，小寶貝就會臉上擦着香粉，腮邊擦着胭脂，額上點着寶珠，身上穿得花花綠綠地即刻呈現在客人的面前，也許可以伸長手去接領客人的見面禮咧。家事嗎？那更不待煩言，有的是穿制服的聽差，祇要口說一聲，所有一切飛機上帶來的糖果點心，都可以隨時捧出，款待客人！可是這這這這就有福氣有身分的時髦太太而言。此外尚有一批帶命的紅顏，有的年紀還輕，對鏡自賞，風流可慕，然而不學無術了年歲較大的庸官；或是眼望着人家的丈夫比她自己的官高勢大，金錢來得容易；又或逢場作戲，遇見了比丈夫更爲可愛的人兒，那末她們就不得不另打主意，將那滿腔熱情的傳揚，換洗一番。本來，這是一個自由世界，結婚與離婚的廣告不是每天報紙上都用特號字刊出來嗎？所謂良心與道德，在這唯物史觀所支配的

物質文明世界裏面，莫非是擺着示落伍的字眼兒，誰有耐心去理會呢！自己所生的兒女，可令一律變爲孤苦零丁的無母兒；原來恩愛的夫婦，可使轉眼變成神經錯亂的被害者。至於對方的愛兒女，自更不妨聽其變爲孤兒寡母，失教失養，暗流一輩子的眼淚。這些悲劇之演出，既使能夠使她自己的情感獲得滿足，她就滿不在乎！倘若這還是新教育的罪惡，白費了國家社會的一切人力物力來養成這批妖魔鬼怪式的新女子，徒然有害於國家的安寧與幸福，那她更是無動於中，因爲她若沒有白花國家社會的一切，何來她的害人的招牌與手眼！

中國的女權運動，自萌芽迄今，爲時不過三四十餘年。在過短促的這程裏面，尤其是最近十餘年來，中國女權運動所曾獲得的一點收穫，簡直是後那一班糊塗的「花瓶兒」，自私自利的「時髦太太」以及「花瓶兒」的「名流兒」蹂躪得，踐踏得，濫用得，污辱得，侮辱得不成樣子，連帶地把整個社會弄得烏煙瘴氣，啼笑皆非。於是一般深思遠慮之士，不免瞠目相視，而其結果，則爲變成那種對於一般女子的鄙視，厭惡與不信任的心理。以上是說近因。

遠因呢？比較簡單得多。團體潛伏在我國一般人士的頭腦裏面，還有不少性質強烈的遺毒，那就是數千年來奴役女子，輕視女子，不以女子爲人而以女子爲物的所謂「封建思想」，它的精華便是孔老夫子所謂「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人們的腦子裏面，既是有這這種永遠作祟的傳統觀念，於是不同女子有何本領，有何學識，怎樣自尊自重，怎樣替社會國家與家庭服務，而總不免帶着幾分懷疑及漠視的態度。一旦有了上述這因爲之藉口，更是火上加油，其孽轉熾，那些頑固分子便像看特勤那樣，非把女子絞枯起來，履行禁錮在那懷舊的，幽暗的，地獄般的集中營內不可。

對於這遠因，我們目前尚不能有多少辦法來使之完全消除，惟有期待將來出批徹底瞭解女權運動的眞諦的健全女子，能在學術事業與人格的修養上，努力精進，樹立榜樣，以收改變觀念或轉移視聽之效。革命必先革心，女權運動的眞正完成，亦必先經一度思想革命，從根剷除一般人對我們女子的偏見。

上面所說的近因，即自女權運動興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花瓶」之類，行動誇張，見解於人，殊可令人痛心。然而這些都不過是初期運動所犯的幼稚病，在過渡時代，似本難於避免。法國大革命時所揭櫫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原則，總之以十九世紀的人類進步，其本身是多麼輝煌燦爛，然在當時，固仍免不了引起羅馬夫人的感嘆。我們現在對於中國的女權運動，自亦不可因爲幾個特異目的惡劣現象，而就忽視它對整個民族所可發生的良好影響。我們既要把那惡劣現象對各種階級的影響，就可發現如今已有很多女子正在各方面竭盡苦幹，盡心努力，做着她們自願選定的事業，尤其可稱頌的是在後方維持中小學教育，及在前方服務傷兵的婦女。又在醫藥英明的壽夫人領導之下，還有許多博覽兼詳的婦女，冒着絕大的艱險，從戰區救出數萬難童，個個到後方來給以撫養與幸福，加以教育與訓練，以爲國家作育人才，保存元氣。若是我们再把視綫轉移到全國的文化機關，還可發現不少女子正在那裏屹然不動，持着淡泊寧靜的態度，辛勤地各自耕耘着那艱難而不易見到收穫的學術園地。所有這些堅毅勇卓絕，埋首苦幹，並不貪圖虛名與實利的女子，究比舊學之屬多了許多。她們雖是中國女權運動的代表人物；那些裝腔作勢，憑藉美色以竊取名位的得意男子的塵寰玩物，終不過是混珠的魚目，難不起時間老人之慧眼鑒別的。

人數最多而影響最大的可算可敬之婦女，當然仍在許多健全美滿的家庭裏面，那還有不少受過新式教育的賢母良妻，在善民族創造身體強壯，精神活潑，習慣優良，品性高貴的下一代的國民。自抗戰軍興以來，這些原是嬌小姐出身的主婦，現從客廳酒樓到臥室，從廚房洗刷到毛廁，洗衣熨飯，領奶歡喜，做鞋縫衣，接待親朋，無不親自操作，做出來的成績又是多麼可觀！我每次從這一種有着領導主婦的快樂家庭回來，我的精神可以興奮到流淚，而且默自念着：中國民族畢竟是偉大呀，能出一批這般優秀的婦女！一國有了這種合乎理想的家庭，來培養出繼往開來的國民，國勢能不強盛，前途能不光明！上文所說的花瓶之類，爲數究屬有限，以與這種經過了自由意志的考慮而決定擔任賢母良妻的高貴女子相比，那簡直是鳳凰巢中雜些烏鴉而已，明顯人

當這番出環不捕虛！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大聲疾呼曰：中國的女權運動非但根本沒有失敗，而且已有相當的收穫。若再假以時日，成績必更可觀。然而戴着有色眼鏡的人，祇能得見那些無用的「花瓶兒」，害人的時髦太太，以及無恥的「女名流」，却放下這成千成萬的賢母良妻，職業婦女，饑寒沒有看見，不肯承認她們對於民族國家的偉大貢獻，一味因執其對女子的懷疑輕視與不信任心理，欲以種種方法來限制法律上早已應與她們的權利，甚至發出男女根本不應平等的謬論，是誠不知其何居用心！

講到這裏，或有人要提出抗議：我們並不反對女權運動，也不否認女子在法權上應與男子平等，然而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起見，女子的權利範圍應以家庭爲限，強不必與男子在廣大社會中夫力爭職業上與政治上的平等。這種論調，雖然聽了，似乎是言之成理，無可非議。可是事實不是這樣簡單。多數女子的大部分活力，是應用在家庭與兒女上的。這是人類的天性，也是大自然的神諭。一切生物，若是沒有這種神諭的天性，則其種類必歸消滅，在地球上不留遺跡。人在宇宙中還是一種方興未艾的族類，現正朝着燦爛的理想的前途邁進，婦女解放無論至何程度，不會危及母性。並且母性也不僅是義務，而同時是絕大的權利。爲母者由生育撫養以導兒女受苦的痛苦與勤勞，其成分就遠不及兒女回來的快樂與幸福。母愛固然神聖，但是小兒女對於母親的愛更是神聖！那種絕對的信託，無條件的依賴，以及那自潔自無瑕的小心靈中所發出來的祇有母親是一好人的情感，恐怕已是人與人中至高無上的情緒了。我以爲凡屬受過相當教育的母親，而不是一個物或畜生的話，沒有不認這些小兒女的至情之流露，便是人世間無上的光輝與尊榮了。誰說做母親不是一種權利？這種權利，除了妖嬈式的女性以外，誰肯放棄？誰要是身心疲憊得到平衡的女人，沒有一個不願享受這種權利的。

然而女子裏面，猶如男子裏面，畢竟仍有才識過人，體力卓越，而其意志也很堅定的特殊人物。這類女子，有的除了擔任母親的責任以外，尚有餘力，願爲國家社會做些別的事業；有的也許根本就不能得爲

母親的機會，可以傾全力以從事於社會事業。這種女子，如果生在一個自由平等，人人得而發展其天才的社會組織裏面，當然是有她們的貢獻的。法國的居禮夫人，英國的越補夫人，美國的亞當女士，就是舉世顯例。至於成就可觀而聲望較次的人物，在英美那種健全的社会組織裏面，簡直是不勝枚舉。此外還有許多女子，因爲性格或環境關係，根本不適於做賢妻良母，而在別方面却有特長，可以有所建樹，國家社會如果捨其所長，取其所短，豈不是種最無意義的損失？並且一班受過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的女子，選擇配偶，壓根兒就不是件易事。與其守株待兔，何如先替社會服務！這不僅是公認兩便，而且可以減輕那種「倚柱而嘆」的精神痛苦。況且一個會選在社會上見過世面的女子，經驗閱歷一定比較豐富，待人接物也更爲合式，因而對於理家及做母親的條件不是更完備嗎？一家有了這樣的主婦，至少當可不至於演那種「傀儡家庭」式的悲劇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想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理想國家，不特不容推諉男女平等這個原則，且於訂定各種行政章程時，也絕不應再有違反這個原則的事實。

## 高陽臺

楊白華

影如隱跡西上，猶見于濠溝遺蹟中。憶昔離離同學，風塵共  
塵，前塵了了，蓬蓬都十二年，石城種事，今惟祖約令聞龍道  
之矣。而影如數日內又將赴蓉學樂，積匪聚泊，惟恐兵深，  
真不知何時何地得成連也。余懷渺渺，倚壁寄懷。

萬里飛鴻 十年離恨 相違何事能言 東望雲邊 杜鵑殘照千  
山 繁華待趁江潮去 怕惹繁華後遺蹟 晴銷淚 結君君款 白雲  
如頭

依稀猶記兒時話 似鶴歸空柱 花瘦優曇 深碧鏡愁 如今離  
喚盡畫 天涯舊夢君應識 料丁香怨結秋前 明宮塵 去住歸魂  
不是長干

# 為投攷大學的學生呼籲

任祖宏

一年容易過去，暑假又已開始。各校學生大考完畢，紛紛回家的回家，做事的做事，旅行的旅行，就是無家可歸，或有家而歸不得的流亡者，也好比宿債償清，一身無累，登岸肩勝，度其悠閒的暑期生活。然在另一方面，却有不少的中學畢業生，不分晝夜地溫習功課，準備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確，走入大學之門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最高目標，雖則現在大學的員生生活，並不怎樣使人羨慕。

過去國內各大學須多分佈於平津及東南兩省，舟車交通雖算便利，就是西南西北一帶，雖然較為偏僻，但大學所在地的交通，亦尚不算困難。百數十里的旅程，早發夕至，不算什麼。至於食宿，更不成爲問題。縱令從未出過家門的青年，險些陌生地方，也決不會感到起居飲食的不便與麻煩的。

抗戰發生，各大學紛紛西遷，因爲後方交通工具的缺乏，空額的頻繁，旅行費用的劇漲，和社會一般情形的變遷，因而增加了攷生不少的困難。在廿七年暑假，教育部頒佈了統考辦法，當然給予攷生們以很多的便利，但是不可否認的，還有種種瑣細問題，未能顧慮週到。今年統攷辦法雖已暫停，而由各校自行辦理招生，但我們覺得這些瑣細，仍有提出商討以促各大學當局注意的必要。

如果我們沒有見過遠處現在的人學攷試，決定想像不到其中確有無窮的辛勞和麻煩。先說行的問題吧！最使攷生感到困難的，就是後方水陸交通的不便。要搭一輛車，辦了許多登記手續，手續不算，還須耐性的交涉和等候。乘輪雖較容易些，但購票的麻煩和船上的擁擠，亦夠使你頭痛。假使再帶一些行李的話，那簡直是活活的受罪。今年各大學當局雖然明瞭現在交通困難的情形，而採取了分區攷試辦法，以便攷生就近應試，但我們遠處分區數量不夠，總有一部份人將因交通關係而致向隅。至於報名時限，大都規定祇有三四天，似亦太短促促

了些。我們覺得各大學當局一面應該多遷避處學校集中的地方，多設幾個攷場；一面應將報名時限放寬，務使學生能在充裕的時間內趕到。這在學校方面，自然是增加了麻煩和耗費，但是站在愛護青年們的立場來說，這些責任似乎是應該盡的。

其次說到住。在戰前，住也是不成問題的，但至今日則又不然。由於交通的困難和各大學報名時限的迫促，一般學生恐怕就誤了攷試，大多要在攷試前就趕到。假如附近有些親友，或在當地學校內有熟人，還可借住一下，或者買名頂替，在學校內打打游擊；要不然，真是入地生靈，無處投宿！要在那些「雞鳴早看天」的小旅館內求得一榻之地，準會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去年重慶區辦理統攷負責人員，雖曾指定一個中學的宿舍爲攷生臨時寄宿之所，但僅限於攷試的幾天。在這交通極度擁擠的今日，要令幾千攷生同時趕到，同時睡去，術語實情，實在困難。今年若仍不改去年的辦法，一部份攷生勢非宿不不可。所以我們要求各大學當局預先撥置房屋，容許攷生依次住入，並應寬限寄住期間，以便他們逐漸而來，從容而去，不至於因一時過度擁擠，而竟發生種種可憐的現象。

再說到吃。京滬及平津一帶大學附近，飯館林立，飯費每元六七張，憑票吃飯，既便宜，又便利，學生買票吃飯，並不感到絲毫麻煩。現在西遷各校師生伙食，多係組織伙食團自辦，非團員一概不許入伙。去年統攷，重慶區負責人曾委託某大學學生伙食團代辦攷生伙食，但也是限於攷試的幾天。因而早來或遲走的攷生，既不能加入伙食團，就不得不買名吃飯，或以高代價在飯館內用膳。今年物價飛漲，菜餚開堂，每人每餐非六七元不辦，不經濟亦不衛生！我們爲了減輕學生家長之負擔着想，並爲維護學生本人之健康着想，有權要求各大學當局，應早設法解決攷生的吃飯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較多而危險較少的問題——就是空襲。敵人因爲軍事上的苦悶，不惜逞其兇鋒，常派飛機到後方來屠殺我無辜平民。近一年來，重慶的防空設備，日臻完善，傷亡亦日見減少。由於消滅防空管理向完善，公私防空洞的限額就不得不加嚴。假使一個發生初到重慶，適遇警報，則人地生疏，叫他從何躲起？若因沒有防空證或居住證而被擄諸洞外，萬一遭遇不幸，豈不是國家的損失？所以我們要求各大學當局——尤其是重慶的，對於放試前後考生的安全，應該嚴

## 道家思想與自然美

中謂的這思想是極端的自然主義。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所謂「道」，即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萬物的本源，亦即是無聲無形的單獨不變的「存在」，用西洋哲學上常用的字來說，就是「Being」。「道」的作用不是有意志的作用，而只是個自然而然的。本來如此，並不依賴他力之驅使的作用。這就是「無爲」。然而在此「無爲」的骨子裏面，卻是一個無所不爲，不偏不倚，毫無所執，毫無所拘，獨立而不變，周行而不殆的大作用。這就是生生的大道，也就是自然。莊子哲學的主要之理即是「獨化」，郭象注之曰：「物之自爾」。此即以爲物皆自然然而，無所求待，故曰「獨化」。「造物無主，物各自造」，即爲「獨化」之理。由此可見莊子之所謂「獨化」，實即「道」之作用。在「養生主」篇中，莊子提出了一個神化的境界：

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其所表者，總然是種出神入化的妙境。又庖丁自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

的加以保護。

最後還有一些小問題，如洗衣，洗澡，醫藥等等，如果各大學沒有個合理的具體的辦法，都足以增加致生的厄運。不過假如上列各問題有了辦法，這些小問題就不難迎刃而解了。

總之，青年是國家的命脈，而投攷大學的學生又是青年中的優秀份子，各大學當局以教育者的態度，自應愛護之如子弟，充分給予便利，不待我們闢八呼喚。以上云云，只是提出建議而已。

王家純

之未嘗，而况大氣乎？良庖歲更刀，割也；騞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術者有聞，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

這種得心應手的神妙境界，完全是出於自然，非人力所可強求，故不同於普通的經驗，不能夠用感官來觀察，也不能用思維來推想。「人間世」篇中說：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應之以心，而應之以氣。耳，止於聽；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此謂虛也；虛者，心實也。

感官只能察知可感知的境界，思維只能達於可思議的境界，而這種「聽之以心」，「應之以氣」，不可思議，當然不能「聽之以耳」，甚且不能「聽之以心」。它必賴用一種「神遇」的方法，然後可得而知。所謂神遇，就是「聽之以氣」。氣同妙處在能「虛以待物」，無所拘泥，故能無隔地穿過障礙，一直透達到神境的核心。這是道家一套超世拔俗的玄學。幾千年來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甚至奠定了一種無窮的藝術觀。

老莊學說，信於先秦，漢初尚有信者，但自武帝尊儒以後，學者固

於腳踏車句，無復顧及精神生活上的享受。直到魏晉時代，因為政治混亂，社會紛擾，人們都感覺到痛苦不堪，乃於極端束縛的時代桎梏之中，要求精神解放，而老莊哲學則巧適合他們的理想，遂被發揮盡致，且應用於文學藝術的批評上。當時名著如謝靈運的詩品，鍾嶸的詩品，袁昂庾肩吾的書品，劉勰的文心雕龍等，莫不重尚自然主義。謝靈運在「古畫品錄」中，首先提出「氣韻」二字，所謂「繪畫六法」的第一法就是「氣韻生動」。這「氣韻」二字，若追究其來源，當然是莊子的「養生主」篇中。誰能否認「氣韻」之「氣」便是「騰之以氣」的「氣」？張庚在「浦山論畫」中謂「氣韻」有發於墨，發於筆，發於意，或發於無慮之說。所謂「發於無慮」者，就是「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如是，謂之得意而實未足，謂之未足而意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盡天機之勃發也」。試問這種「天機勃發」的神化妙境，豈能「聽之以耳」，或「聽之以心」者乎？自當「聽之以氣」耳！

魏晉人既如此地傾向自然，無論在思想上，生活上，藝術上，文學上，都不外這一貫的主張，所以晉人可說魏晉時代是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最發展的時代，也就是最能了解自然和欣賞自然的時代，更可以說是倡導自然美的轉折的時代。在當時，一般詩人，文人，畫家，僧侶，都沈醉於自然美的懷抱中間，復假而成一種風尚，不但影響及於日常生活的美主義（姑且用此名稱），甚至在中國的美學史上，也奠定了自然美的理論根基。所以我們今日一談到自然美，就不能不談到魏晉的自然主義，更不能不談到老莊的哲學了。

然則何謂自然美？要了解它，必先了解何謂自然。朱光潛先生曾說：「現實世界，凡是感官所接觸的實在的人和物，都屬於自然。」於是我們可說：「現實世界，凡由感官所接觸的實在的人和物上所表現出來的美，就是自然美」。由此可見自然美的表現，並不限於自然的事物，即在人的本身上亦可表現。是雲的縹緲，山川的雄偉，草木的向榮，花鳥的宜人，風雨晨昏，花朝月夕，固可說是種種的自然美；就是西子的神心靜淨，飛燕的掌上超輝，會稽王的「軒軒如朝霞」，王

羲的「瀟瀟如春月柳」，王右軍的「飄如遊雲，矯若驚龍」，裴令公的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那種「乘雲御風」的飄逸的仙姿，「空潭寫春，古鏡照神」的晶瑩的清致，誰能說非一種超越立遠的自然美呢？所謂「風度」，「氣韻」，「風致」，「品格」及「情態」之類，本是極其抽象的名詞，既不能用語言文字來盡量表達，又不能用圖畫形象來使之寫成實物，只好承認其為性靈的自然的自然美了。

我們在前面說過，此種自然美之產生，乃淵源於道家哲學，到了魏晉時代，總應用到文學藝術的評品上，復假而成中國美學理論的基礎。也許有人要問：西洋沒有道家哲學，其美學上是否也有所謂自然美呢？這問題不易答覆，因為據我看來，西洋美學上並非沒有所謂自然美，但是西洋人對自然的觀念，似乎沒有我們那樣純粹。他們的自然論者，似乎可分兩派：一派帶些泛神主義的色彩，把自然的觀念與神的觀念混淆；另一派視自然為實際物體之總稱，因而引起形而下的聯想。前者既以自然為神，則其所感的自然，必有一種神祕性。因此，人對自然，惟有懷着宗教的虔誠，向之頂禮膜拜，不敢妄想接近。後者既以自然為實物，而實物又多半是可用人力來控制調劑的，因此自然之地位，適與前者相反，與人仍不能打成一片。所以西洋的自然，不在人上，便在人下，罕與人處平等地位。人對自然美之欣賞，不能不與我們有別。我們雖未便說西洋人缺乏欣賞自然美的能力，却可以說他們對於自然美的領略，必定感到異樣滋味。

只有氣象博大的中國民族，對於神的觀念比較淡薄，更無後置自然之意，看待自然就如看待自己，甚至於把自己放在自然的懷抱中間，或使自然移於自己的機體裏面，彼此不分界限，人儘能與自然發生交感，「體合無間」，「默契相安」！中國人不但要「通天人之變」，而且確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所謂「物我混同」，至少在入心上可以有此境界。所以中國人在觀照自然之際，於不知不覺中由「物我兩忘」進到「物我同一」。物即我，我即物，這種交感作用，用一專門名辭來說，就是所謂「移情現象」。西洋美學上固然也有所謂「移入作用」，意義似近乎此，但不過是以「移入」，何如人即物

而物即人的含意深遠？中國人這種偉大的精神，無論在何方面，從宇宙人生以至藝術生活，莫不一以貫之，發揮盡致。所以只要瞭解一個方面，就能瞭解一切；而欲瞭解一切，可以自然美的欣賞為起點。若說歐洲民族是科學的民族，那麼，中國民族應是藝術的民族。中國人是把藝術和生活打成一片的；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孔子之所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者，顯明之所以「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皆因能以欣賞的眼光去體

## 談中醫問題

沈剛如

會這種類似貧乏而實富於自然美的生活。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尤能發現「此中有真意」，而感「欲辨已忘言」。他是一位熱愛精神自由的人，故尤能夠欣賞他的神妙超絕的生活中之自然美。惟有懷懷廣闊的人，最能「推己及物」，「虛己待物」，並能瞭解宇宙人生的本然意義。西洋人有否這種福氣，我很懷疑。假使競爭果能改變思想的話，我很希望未來世界的大政治家，都能懂得一點什麼叫做「民胞物與」！

我覺得一切學術，都要經過爭辯，纔能引起進步。但是中西醫之爭，往往超出了學術本身的範圍，節外生枝，以致多少年來，雙方的爭論，不但相持不下，陷於僵局，而且是越辯越糊塗了。政府既不開不問，人民亦信傳不一，於是一個有關民族健康的醫藥問題，至今還是飄泊着沒有下落。在這一科學莫不突飛猛進的時代，我們還把中醫抱殘守缺不肯放棄，說起來似乎是個笑話。不過在事實上，試把全國現有的西醫和人民的數目比較一下，就可知道西醫還是不敷分配。再則政府提倡西醫很多年了，為什麼總不能夠制編人民對於中醫的信仰？

有些大都會裏，不僅是有著名的西醫，而且還有很大的醫院，然而中醫的生意，還是照樣蕭條。疾病是種痛苦，患者莫不希望速愈。如果西醫處是很好地話，誰也不會找中醫來延醫。根據上述情形，我敢武斷的說：「在今西醫的發達方面一律沒有達到相當水準的時候，對於中醫，祇有『保存』」。

若要保存中醫，當然須牽涉到管理問題。以前好像有過一個醫館，但不知其是否為了管理中醫而設；因為它在這一方面，並無什麼表現，大家只當它是一個空頭機關，只盡提攜之責。現在國民參政會中有人提議要在衛生署內增一中醫司，這就顯然是專為管理中醫的了。我個人學過中醫，對於中醫問題比較熟悉，而又因為一向是在學術機關內

服務，未嘗以醫為業，自信對此問題，可以不卑不亢的略說幾句由衷之言，希望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把這多年未決的問題，予以確定。

講到中醫，我們必須認清：學術本身是一事；行醫的人又是一事。就學術本身而言，中醫的起源，假設是在神農時代，那末至今已逾四千年了。周朝以前，巫醫之術盛行。到了漢代張機，方劑始著。晉唐因為崇信佛道，佛家養性與道家煉丹之說，漸漸流入醫術。宋代頗重醫學；「教撰聖濟總錄」尤為劃時代的中醫治療名著。降至金元，劉張李朱四大家各有所傳，於是中醫始分派別，並有所謂門戶之見；明清兩代非但不出這個範圍，並且流弊更甚；而「御製醫宗金鑑」獨能擷取衆長，可算偉大著述。到了西醫傳入時期，王清任有「醫林歌」之著，似受外來影響。按自張機以後，歷代名醫，多有著作，卷帙浩繁，未便列舉，其中如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巢氏病源等書，我相信都是各該時代的治療紀錄，而有實際經驗為其後盾的，要不是後來的士大夫們好談玄理，亂把陰陽五行之說參入其間，那末，中醫到了現在，恐不會受「不科學」之毀謗的。科學還不是從試驗與經驗中得來的知識？故以中醫醫藥的人，倘能實事求是地將前人的治療紀錄，實地試驗，全盤接受下來，則其醫術，至少應能對付各種中國人所常患的病症。可是這種的中醫，實際上並不很多。所以

我主張整理中醫，必須先把學術本身加以整理，並對開業的中醫，嚴格區別。不要見其少致荒謬論者，而即抹煞整個的學術；不要因有偏頗的醫書存在，而即輕視其學術。

整理中醫學術，我以為應將醫和藥分開來辦。在醫一方面，最好暫不管那玄妙的學理，姑把各種病名決定了，及其他。我總覺得中醫之所謂病，多半是症。若把中醫歷代著作，披沙揀金地逐一按門排比，先認清了一個病症的成立，以及歷代治療的沿革，則無論其病症爲症，至少是已很清楚地顯在眼前。如此，我們對於每種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中醫如何處理，皆可深切認識，而後從批評其是非。如果真談中西醫術的溝通，這更是一條必經的路，無法跳過。直到現在爲止，中醫（至少中醫書）是無病不治的。我們不可苛責它的治法有些不合合理，因爲西醫直到現在，對於若干種非常普遍的病似還沒有根治之法。我們對於西醫，固不妨全盤接受，但對西醫所感束手無策的病症，似也沒有理由來拒絕中醫去一試妙手。他們的試驗，如果有效，西醫亦應虛心研究，勤於接受。科學的態度，固宜如此。

在昔中醫師多象事探微，醫藥究從那一朝起分業，現在已是不可考究了。最早的中藥書籍，當然要推神農本草經。明李時珍所編本草綱目，可說是集中藥之大成。我們現把中國藥書打開一看，發現其中每一味藥的記載，大約可分名稱，性質，主治，配合及禁忌五項。任何一項的記載，看了都使人覺如墮入五里霧中。如果不經名醫指點，而僅僅從藥書中去明瞭藥性或其功用，那簡直是難得要領。現在對於藥書方面，有許多人在那兒努力，總算有一部分是已弄清楚了，但去我所理想的「中藥典」還很遠。如果要全部中藥都加分析，提出成分，編成藥典，恐怕不是幾年以內所能完成的事，或不免有緩不急急之慮。然而這是一一個必經的階段。

中藥的來源，植物最多。我有一個朋友，是植物形態學和分類學專家，曾在河北省採集植物標本，對我說起一種沙參，在中藥書裏有南北之分。這南北的分界，不知是黃河或長江。好在南北兩種，中醫以爲性質一樣，北沙參不過藥力較強，混用尚無妨礙。但據這位朋

友說，河北省內所產沙參，就有七十餘種之多！究竟那一種藥最好，就非加以研究不可了。又如雲南的三七，馳名全國，中藥書裏說它的功效，實得何科主治，所以得名的原因，且說三七三七三三成分，而對跌打損傷確有特效。可見本地人又把三七當作補劑，拿來煮雞燉肉。據植物學家告訴我，三七是與人參同科的，也許就是人參移植的變種，然而既可藥用，可補益，效用殊屬神奇。以上隨便舉兩例，現有中藥書裏無確切解釋，所以應另修訂一部中藥典。其法係就現用藥材，分門別類，由動植物學家會同中藥師嚴格規定，使凡入選的東西，沒有一種不是「道地藥材」。這一點極其重要，如果不辦到，那末，中醫的診斷即便不誤，處方也即便無誤，而因藥不合適，還是枉費心血。倘若有了那可靠的藥典，由政府頒行全國，限定中藥店出售藥物，必須遵照一定標準，那末，中醫的效能，我信還可提高不少。

此外，關於開業的中醫，我以為也應舉行登記。所有全國開業中醫，統通應由一個機關，依據一個標準，發給醫師執照。登記表格的內容，至少應包括學歷，專長（須予分科），行醫年限，行醫地方等項。執照之發給，規定行醫已滿若干年以上者，始准免除考試。至於新發執照者，則應就其所報專長或專科，最低限度須令修完該科醫師所必精研的中醫書（由專家訂定），加以考核，及格而後准許開業。本來，中醫的學習，除家傳者外，或找師訪友，或閉戶自修。近幾年來雖有幾所中醫學校，而其課程漫無標準，教育部亦未曾承認其在教育系統之內，以致人自爲政，鮮有成績。我以為在最近四五年來十年內，中醫決無法發展，而新的中醫亦將不漸產生，爲防不學無術者身其間起見，政府應設一訓練機關，抽調現有中醫，加以基本訓練，以新的學識，積漸積久，當能進於科學之路。其他尚有確有專長，抱有絕技，富有經驗者，如針灸等科，每奏奇效，亦應設法使它發揚光大，公諸世界。鄭見如是，約希當世明達達而致之。

### 啓事

上期預告凍石字先生所著蘇聯戰爭之前途及其影響一文，奉命免登。特此聲明。

罪 人

鄧伯鸞

「伽圖」原著 吳奚真譯成爲劇型五王恩會合經  
時興潮社發行 三十年七月初版 定價一元六角

在版權頁上，時興潮社標出這本小冊子爲「世界名著介紹第三種」。其實，這是一本利用戰時心理來打倒幾個英國政治舞台上尚未完全失勢的人物的謗書，在承平時時代，它在講究公平競爭的英國社會裏面，根本恐不容易得一個顯爲印行的書店，即在戰時，著者亦未敢以真名實姓來和讀者相見，而只敢用一個古老的拉丁筆名——伽圖。

伽圖本爲羅馬貴族，生不逢時，適當「布匿克戰爭」時代，日夜憂慮漢尼拔把羅馬共和國徹底推翻，於是他在當時最高的統治機構元老院內時常演說，不啻是講糧食農具或肥料，其最後結論必說：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先把迦太基毀滅。從伽圖看來，毀滅迦太基是羅馬人吃飯穿衣乃至睡覺的先決條件。

假使伽圖真能投生到今日的英國，他將驚異地發現二千年來世界局勢根本沒有什麼重大改變，所差僅在表面。希特勒是今之漢尼拔，日耳曼是今之迦太基，不列顛是今之羅馬共和國。如果他能夠在下議院內佔得一席，我可相信他必仍常要求發言，不問是講什麼題目，結語定爲日耳曼必領毀滅。

著者之以伽圖爲筆名，頗有深刺意，我很佩服他的聰明，但在讀完全書以後，我却可憐他不瞭解伽圖，還不用這個筆名。

假使伽圖處在同樣地位，決不會在羅馬本國的元老院中尋找「罪人」！如果「在過去的五年……下議院裏剛良而合法的太多對於政府的每一措施都是唯諾諾諾」。這種烏烟瘴氣的態度，卻沒了整個的議會和大部分的言論界」(頁一七)；如果「直到一九三三年的時候，工黨還在倡導一旦政府進行戰爭，他們就實行總罷工」(頁三一)；如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軍協定簽字之後『英國報紙，無論是左派右派和正派，都予此約以熱烈的讚揚』(頁四一)；如果「非戰的空氣籠罩了倫敦金融市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據世界最大的勞合保險公司的估量，是三十比一說英國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不致捲入戰爭」(頁七一)；同時「在南非，史末資將軍說：我想我們可以安享若干年和平安定的清福」(頁七二)；那末，即使要在自己的同胞裏面尋找「罪人」的話，一個冒充判官的伽圖，只好姑把整個的英倫三島暫改圍圈，因爲「罪人」確實是太多了，藍球小些容納不下。

全書一六二頁，內正文一四八頁，餘爲校閱者係曾三教授所寫「英國政府組織概況」及「二十年來的英國政局」兩篇——總稱爲「附錄」。正文共二十四章，從「致刻爾克海濱一書」悲劇引起下列問題：「不列顛最英勇的兒何以竟落入這般危險的境地？……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何以會從比利時被驅逐出來？……沿着比利時的大路，甚或在海濱沙丘中間，德國飛機何以竟能對他們爲所欲爲？他們最後的安全，何以不是仰賴着他們無敵的運用武器的技能，不仰賴着他們無比的英勇，不仰賴着嚴肅的軍紀，却要靠着那海濱水和那偶然倖免於難的碼頭呢？」(頁八十一頁九)

答覆異常簡單：當「德國人民過着吃不飽的日子，生活完全受統制，成人青年和婦女們勞作着訓練着和生活着，只爲着『目的』——與全世界作戰」(頁一一二)之際，英國的紳士領袖却不爲着準備殺人而努力，以致到了兩軍對壘的時間，英國的三十萬遠征軍人只能夠以「血肉之軀對付鋼鐵的武器」(頁一二)。著者所稱「罪人」，就是指這批不肯及時製備鋼鐵武器的英國要人，共計一十五名。

著者好像是個「總會新聞記者」，其所根據之材料，除經報章雜誌公佈補爲一般人所週知者外，所有新聞消息，如麥唐納對鮑德溫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那個威爾斯人上台」，以及麥唐納對史諾登說「明天倫敦所有的公爵夫人都要來和我接吻了」之類，雖然是很能夠吸引讀者，可是追究起來，縱使不是聽聽於說，話也不外乎

是俱樂部或職員休息室中「耳語運動」之產物。此等有違的「齊東野語」，放在一本旨在假設的小冊子裏，本甚合適，但經譯成中文以後，謬誤變成「名著」，却太厚了「名著」二字！

謝爾遜三教授的額外贈物，他於校閱之外寫了兩篇附錄，末三頁是一張邱吉爾內閣（最初上台時）的陣容表，從這裏內，一個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罪人」十五名中，除已死者外，尚有七人能做無罪首相的同事！七人以外，賀爾現任英駐西班牙公使，使命十分重要；馬格森與威爾遜兩人，原職位亦並未動搖。檢舉「罪人」的著者，表示他對邱吉爾是十分擁護，然而正因爲他只是一個「邱吉爾派」，所以他對近十年來的國際情形與英國政治，絕對沒有邱吉爾本人知道得多。在公私文件尚未全部發表以前，任何史家尚不便於今日寫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我們與其輕信謠言，不如姑且接受戰時當局

的判斷。在英國，惟有邱吉爾配說這是真正的「罪人」，正如在中國，惟有 委員長配說誰是不可饒赦的漢奸。他們的判斷，或有一部分可以翻案，但這翻案應是史家之責，且必須待戰事結束，頭腦冷靜，心氣和平，材料豐富之異日！今天的宣傳小冊，無論寫得怎樣動人，結果總不免在淘汰之列。

任何人知道目前大英帝國的命運擺在美國手裏，所以英國駐美大使的人選，重要至於無比。當相繼主選世以後，邱吉爾是碰到了一个困難。適王溫莎公爵願意一試，而邱吉爾不敢冒此危險；勞合喬治親受首相之敦促，但以年老爲辭。

結果則「第六名罪人」哈里法克斯以戰時內閣閣員資格，奉命出使華盛頓，羅斯福亦乘軍艦出港相迎。最近德軍攻蘇，莫斯科之陷落僅是時間問題，邱吉爾注意波斯灣一帶防務，一面已調集非爾將軍至印度，一面又傳讓任哈里法克斯爲印度總督。如此「罪人」，邱吉爾似乎不厭其多！

在此大戰爭中間，英國之無準備，因讓使它吃了初期失敗的虧。然而一個神經正常的人，總得回想二十年來全世界開明輿論所最關切的是永久和平！所有國際聯盟，軍縮會議，集體安全，經濟調整與其他同類組織及計劃等等，無一不是願應時代潮流的產物。大政治家抱定信心以從事於保持和平之工作，固卒不能防止瘋狗之狂噬，以致人與再罹浩劫，誠可痛心。我們對於經濟主義派之缺乏警覺，在事後看來，固然病其老實過度，甚至愚蠢，然而苟一念及聖經上的先知先覺無例外地因呼喚太早而受當世的壓迫與欺侮，則亦惟有寄以同情與憐愍。二十年來勞合喬治與邱吉爾的永沉海底，不啻使人寒心！

要是麥唐納與鮑德溫等，在世界經濟發生普遍恐慌的七八年前，就準備與希特勒比賽瘋狂行爲，則我深恐富有經驗的「約翰巴兒」必將他們一脚踢開，讓「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老和平主義者」（頁三三）試試他的把槍能力。畢竟大膽是怕死的，老練神尤其貪圖清閒，在其生命未受實際威脅以前，決不願意挑戰邱吉爾一流好勇鬥狠的人物！除非英國早就放棄它的民主政治，我們委實無法想像一個主張以毒攻毒的副官，能先邱

吉爾搬遷唐府街十號內去。如果真有這回事，美國的孤立派人土不更振振有詞，咬定這次大戰只是兩個歐洲瘋漢相鬥相逼之結果，美國毋須給予任何方面以援助？

綜上所述，可知評者對於本書原著並不怎樣重。譯本就文字而論，可說是很流利清楚，編排極爲妥當之處。在這炎熱的夏天，大家讀在藤榻或竹椅上迎風納涼，需要一本消遣的書，我很願介紹這本冊子。凡是讀過本刊第十三期的人，應莫不信孫教授的中英文學造詣極深，經他校閱的書，斷然沒有大錯。至於發行人之以本書爲「世界名著」，我敢擔保孫教授在編稿時非但沒有知道，而且沒有想到！中國讀者是最缺乏鑑別力的，看了一本「未來世界」的譯本，有些人竟認爲盧士爲現代西洋的預言家了。安知「罪人」一書，既被譽稱「世界名著」，不復被人視爲偵史？評者之選，只在掃清一種迷誤的烟霧，非不欲迎出版界又多出了一本可以使人消解兩三小時的閒書。

現在百物昂貴，本刊成本，平均每冊已逾六角，讀者務祈準價付漲價。趕快定閱！

期限	白報紙本	土紙本
三月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半年	四元八角	二元四角
全年	九元六角	四元八角

現在百物昂貴，本刊成本，平均每冊已逾六角，讀者務祈準價付漲價。趕快定閱！

願款寄重慶小羅坎誠家驗是期許誌。

談

忘

子培

遺夢得「避行錄話」：「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憶各有分數」。近代心理學家雖有一種訓練記憶力的方法，那也並非是教人家試把注意力集中起來，不斷地作一種機械式的練習，或是假借聯想，或是利用暗示，以期喚起對於某種事物的印象之再生而已，效力畢竟有限。西洋人每於辦公桌上放置一本「默碼簿」，隨時紀錄或遺忘的材料，以備公餘翻查。他們一點也不肯讓自己的天才能夠過目不忘。

現代人的都市生活，內容最為複雜，不用說一天到晚的開會見客與電話鈴聲，已夠使你心亂如麻，就是忙裏偷閒，拿起一張報紙來看看，也是五光十色，雜音閃閃，不論新聞廣告，滿紙盡是廣告，絕不明朗透澈，頗予人以「發音章第十一」之感。如果你真要把這一切完全記牢，顯顯那有「清空」之日？

健忘不一定是不得的弱點，它常給我們以一點暇逸，讓腦筋獲得其所需要的休息。西洋人的生活，固然是很緊張，即便是很小的事，也如「獅子搏兔」一樣，要用全力來把它做好，但是他們也頗有「懶懶」的所謂「閒適」，就是一種無所用心，鬆弛忘機的態度或意境。雖然「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但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物我兩忘，身心交泰。譬如「債多不愁」，主觀上也就不等於無

「得志者」，「得志而忘歸」，「得意而忘言」，說，我們備不「數典忘祖」，自謙稱他為「談忘」之始作俑者。

債，自然可以身心交泰。諸葛孔明食少事繁，即為誌知其不能久持；劉阿斗樂不思蜀，畢竟享了多年清福。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不能也不必毫無選擇地一切瑣碎記在心頭，刻在腦上。為了健康起見，人人需要暫時的和部分的「忘」。大科學家的成功多半由於健忘。他們在研究的時間，不但忘了吃飯，忘了睡覺，而且會把時計當作雞卵來煮！到了離開工作的時候，他們又可自忘其為名滿學者，甚至自忘其為成人，完全變成一個頑皮孩子，伏在地上學爬，讓他的少爺小姐騎在背上。我們的習慣似乎完全與這相反：玩的時候玩起面孔，冒充正經，爲了爭奪一隻小卒，下象棋時可以打得頭破血流，壓根兒忘了對方本是好友；到了作事的時候，却又昂而耶當！中西同樣健忘，所差只在西人常忘其所應忘，而我們則常忘其所不應忘。

我們的古人，對於「忘」的哲學，也頗有些研究。最澈底的要算莊子。「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如果人真能夠修練到這「坐忘」的程度，那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氣了。所謂「行尸走肉」，大抵是和坐忘者相差不多。莊子又謂「養志者忘形」。「忘形」顯然是種「離形」的準備功夫。人必先忘其形，而後能離其形。譬如當漢奸者，必先自忘其國，而後能離其國。莊子還有「得魚

人世間最健忘的也許是「情」，所謂「未免

有情，孰能遺此」！不能遺就是不能忘。晉書「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斯」？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名士風流，因結不能忘情，而以英雄氣甚，故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楚霸王「暗啼叱咤，千人皆廢」，但是劉協不了一個漢。當楚歌四起之時，也只能效兒女常態，泣下數行，執紼而歌奈何。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忘不了情，却能忘却夷夏之別，這樣健忘的人，如今已可編成「第五縱隊」，爲全世界「新秩序」之特有產物。

中國人不但多情，而且善感，忘情的事雖是少有的，連段熲永叔那樣富有派頭的人，還「有魂夫太上之忘情」呢！外國人偏原確知，忘情有時難免。屠格涅夫在「春潮」中描寫過這麼一個健忘的人：正在戀愛高潮的時候，他忽因事遠行，到了別的地方，又爲一個婦人所迷，竟把他的初戀完全忘掉；迨其重回老家，那個原來的愛人却已「綠葉成蔭子滿枝」了。你說他這「忘」夠多麼麼？但外國的入情不足爲訓，我們還是談些中國事罷。

我們的孔老夫子最喜歡吃豬肉，有陽貨「饋孔子豚」，「割不正不食」及「子路爲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等等以爲證。可是他

在齊國開招，竟至三月不知肉味。這可證明音樂魔力之大，能使孔子忘味。現在有人提倡「樂教」，想必是因物價太貴，烹調難精，故用此法以爲廚子「包荒」。

古人還有所謂「忘年交」，如孔北海之於禰正平，鍾繇演之於梅堯臣。今人處處都已勝過古人，自應當仁不讓。官越升得快，作得大，則便自覺學問道德也是比例的會增高；錢越掙得多，國庫財帛發得越快，則自以爲人格越優秀。這是一種原則。有人舉過這樣的例子：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學士先生找不到事，就請他的老師寫信，請寫介紹，開頭稱夫子，信到成功，差使很好，正薪外有種種津貼，月入四五百元。「雲裏飛放風等，臭妹妹兒拌起來了」，回信給老師道謝，就改稱爲先生；有錢就有官，這是互爲因果的，平地一聲雷，又做了什麼什麼了，這可得向恩師「編」一下，稱呼自然也得隨着人的地位改，於是就直稱爲仁兄閣下了。豈不是今人的「忘年交」嗎？

「忘」從亡，從心。西洋人也有 forget the word 的說法。這是拆字格。但也有爲過於專心或動心而致遺忘的故事。香膏般清傳：「清雖被釋放，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後溫將以清爲命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書告，慮有謬誤，閉門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般清在倒榻的時候，忽然奉到相溫的寵召，大喜過望，以致「得意忘形」，寫了一封回信，惟恐措辭不很得體，羨熱的鴨子又被飛去，所以纔那

麼矜持，反覆開關，卒把信寫遺忘，發了一個空信殼兒出去。求功反拙，這又怎樣！如果他的境況的大官兒那樣，下野之後還帶帶把侍從帶帶或其他幫辦同志，就不至於弄出這樣的笑話來了。這似又是古不如今之處。殷浩的發信遺漏，依照佛家說法，也許是種果報。其父殷洪喬曾爲許多朋友帶信，渡江時忽然大發神經，把信全部拋入江心，嘴裏還說俏皮話：「殷洪喬不爲人作寄書郵，令其浮著自浮，沉者自沉！」做了這樣缺德的事情，兒子自然要受天罰。所以爲人帶信，千萬不該忘了洪喬故事。這一段插話，與其說是談「忘」，無寧說是談「慮」，可即撇開不論。

淮南子云：「白公勝慮亂，龍朝而立，倒杖策，轡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鄰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處於外，智慮之滿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心不在焉，轡上貫頤都不覺得，白公勝的臉皮也就夠厚的了，忘形的功夫，可算練得到家。

大概人的精神過於集中或興奮，也往往會發生這種外誤，其結果和「一心以爲鴻鵠將至」之出神或無心之遺忘正復相同。「騎馬找馬」不是通常易犯的毛病嗎！可見「忘」對於人，有時是好，有時不好。「精神散漫固常發生「忘」的狀態，但過於集中，也可產生另一種「忘」的狀態。因此，「忘」之概念，可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真正巧的「忘」，也有麻醉作用。故雖崇拜武力的精神動，除國內戰爭以外，也很注重廣度演說之在信解之培養。文人亦能立功立德，一落著文章自娛，……以此自終，已可無聊已極。還有些博命狂瀾，嫁了國舅少年，枕邊私語「苟富貴毋相忘」，那只有欺騙把毛呂論的闊佬一時多讀幾遍。富貴也只是一種麻醉，未有富貴而能不相忘者。妻七音相近，「忘八」之謔，當從「忘七」引伸出來。至於舊式妻山，勸爾買塔「忘恩負義」，當然是更沒有出息。誰叫你不先把兒子致好？豈有錢錢得發而妨夫妹又妨家債貳心者？

### 法蘭西哀歌

王康一

我爲君歌法蘭西	哀哉亡國如柔夷
春風忽斷花三色	黃金鼻息沉巴黎
雙瞳未絕香霧烈	大軍百萬成降兒
森河踏盡關隘水	但有月色照寒蕭
宮闈晶壁過騎士	伏街那有公卿戶
馬賽曲沉鼓手絕	綠茵軟藉柏林蹄
含笑佇立看破國	紅脣掩抑歸來族
哲人往矣聲響滅	火炬燭歌破壁厄
豈無文書照世界	謂他人用，爾爲
斜陽冉冉海波外	傲死不與，爾爲
防線蜿蜒亦何有	馬基請死，爾爲
宮闈曠曠已幾復	牛春野草，何難
哀哉國使汝戰	汝請，爾爲
凱旋凱旋誰之子	爾兒，爾爲